酉陽雜俎

附續集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酉陽雜俎

續集

(二)

段成式撰

酉陽雜俎卷十二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illegible]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illegible]

衛瀋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涼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曰肅。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卽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

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眞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其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濫酏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嘲上訴。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輦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牖牌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

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或言王積薪對元宗碁局畢。悉持一日時出。

黃鼬兒矮陋機惠。元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肉杌。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卽叱出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元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鞚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十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末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頭。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末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罹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大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具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

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歷末。禪師元覽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衞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穀。壞牆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尙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蛻。遂遽浴訖。一曰蚤起。隱几而化。

馬僕射（一曰侍中）既立勳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尙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尙。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聽之。始惑。卽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馬。客一去

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婿。張文成往相。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卽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黑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妻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競徵蝨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撫其事作破蝨錄。

酉陽雜俎卷十三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桃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敍。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與什敍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敍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

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頓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片努一曰吐。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館空對棠梨花。至明旦。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敍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穸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擘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蠱等。周之前用塗車芻靈。周以來用俑。

送亡者又以黃卷蠟錢菟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輛車車。古蔓也。蔓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魌頭。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

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儺。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餓。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土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齋鏡奩蓋。

裝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故舊律發冢棄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甎土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大銅鐶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轜車。剋素稍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碁已下婦人着簡。不着面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貝邱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僧多一曰達多。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柏棺莫作桑欐。吾地下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柏棺。主者曰。雖是柏棺。乃桑欐也。

南朝薨卒贈予者以密。應看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以書。

先賢大臣家墓揭杙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莊。方欲勘責。見倉庫盈溢。輸尙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銅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卽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寒矣。一人復（一曰後・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一作言・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視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柏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宏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宏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衞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虵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十四

諾皐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皐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

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咸曰。卽盼彭姑具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名渾瀲。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是識一曰嗜音。歌舞。實爲帝江。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允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一曰報）。陰第二星曰叶詣（一作諧）。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一作詎）。理。第五星曰防仵。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匱言。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泊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眞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靈生。丙午日鬼名擬彊。乙卯日鬼名天隮。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遶。辛丑日鬼名迭。乙酉日鬼名聒左。丙辰日鬼名天遴。辛卯日鬼名穗。酉蟲鬼名髮廷迭。廁鬼名項天竺。一曰筐。一曰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馬鬼名賜。蛇鬼名惻石圭。一曰圜。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遽。神荼鬱壘領萬鬼。儺詞曰。申作食。○狒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一曰蘭。食祥攬一曰攬。諸食咎。伯倚食夢。強梁祖名共食礫一曰礫。死寄生。窮奇騰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彝毅。○諸渠。○印堯。○夔瞿。○傖獰。○將劇。○摘脈。○語崛寺。一曰堯等。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卽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郝息。見父憂悲。問曰。王有隣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逐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

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緤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婆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緤。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緤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乳。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婆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婆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婆陁婆恨王與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婆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婆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清（一曰清。）水宛宛（一曰宛。）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以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郤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今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

發函開書。曰裕與超滅。侍衞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楊牀。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龜（一曰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飭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媳。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戢波、目伎、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

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王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鏤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鏤。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

將。乃命壬天遮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貝。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夾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元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着于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太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

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鐶。鐶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博士邱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挽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謾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叫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輈索斷。紫衣者言撿簿。遂見數吏撿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修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勅勒之術。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

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乃鍬索而獲。即訴于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櫻。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邱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凝矣。發沙彌棺中。乃茗幕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鑛。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倒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鎚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裹糧鑽火。境無遺跡。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蠶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鑼。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皃滿一山中。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正布。

將及晏．晏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酉陽雜俎卷十五

諾皐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虵酒服之。初服一盞。于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虵投盞中。封閉七日。及開。虵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獦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顆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褷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灌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

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取水。誤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彼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誡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

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之。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罽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嘗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敍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詧。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詧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詧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鐵形。乃火其上。沃醯復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盥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髯（水經注言此狗架髯）。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蠶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獠。一曰操。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蝮。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鳥一曰烏。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龍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履屣。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倉一曰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豬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棄

於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一曰如有天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破砍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壘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眞官。其來索績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悅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

魅敢凌人如此。復被縶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衞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眞官。乞賜餘生。久之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卽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鐙。他答反。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卽驢矣。筆鐙乃油桶也。菌卽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礬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

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閻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蒂。戲與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令何容偏。因齧吻擾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閻爲災祥。密令奴持鑊闇擊之。正當其腦。駢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閻曰。爾如此。勿悔。閻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元。常出郊廁于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元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元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元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荊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

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十六

廣動植之一　并序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或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掊土培邱陵之學也。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鰕鬚。蔡謨不識彭蜞。劉絢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略乎。　總敘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鳳生鸞。鸞生庶鳥。　應龍生建鳥。建鳥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分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鯉。鯤鯉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分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魚。元魚生靈龜。靈龜生庶龜。　日馮生元陽閼。元陽閼生鱗胎。鱗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　招搖生程君。（一曰若程君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　海間生屈龍。（屈龍一曰尾龍生容。）容華生葉。葉生藻。藻生浮草。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蜉蝣一曰蜀。蜀卻行。蛆蜀紡行。蜻蛚蜀往鳴。蜩蜀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螢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鯸與鱖魚車螯與移角並相似。　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袂。　麒麟牡鳴曰逝（一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龍無耳爲守神。虎五指爲貙。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爲蛟龍。引飛去水。魚二千斤爲蛟。武陽小魚一斤千頭。東海大魚。瞳子大如三斗盎。桃支竹以四寸爲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木蘭去皮不死。荆木心方。蛇有水草木土四種。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蜀郡無兔鴿。江南一曰來。無狼馬。朱提以南無鳩鵲。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鴞楚鳩所生。一曰不慈乳。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蟨蠓。詩義以蟊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兎吐子。鸇鷂吐雛。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蟆。蝦蟆無腸。龜一曰黿腸屬於頭。科斗尾脫則足生。鳥未孕者爲禽。鳥養子曰乳。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鸛影抱。蝦蟆聲抱。蟬化齊后。鳥生杜宇。椰子爲越王頭。壺蘆爲杜宇項。鷓鴣鳴曰向南不北。逃閭鳴元壺盧繫項。一曰頸。豆以二七爲族。粟累十二爲寸。

人參處處生。蘭長生爲瑞。有實曰果。又在木曰果。小麥忌戊。大麥忌子。薺、葶藶、蒜莫爲三葉。孟夏煞之。烏頭殼外有毛。石劫應節生花。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木無故叢生。枝盡向下。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邑中終歲無烏有寇。郡中忽無烏者日烏亡。雞無故自飛去。家有蠱。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見蛇交。三年死。蛇冬見寢室。主兵急。人夜臥無故失髻者。鼠妖也。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黄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德及幽隱。則比目魚至。一曰生。妾媵有制。則白燕來巢。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

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葛稚川嘗就上林令魚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十餘種。鄰人石瓊就之求借。一皆遺棄。語曰。買魚得鱮。不如食茹。寧去累世宅。不去鱠魚額。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得合淵鱷。雖不足豪。亦足以高。檳榔扶留。可以忘憂。白馬甜榴。一實直牛。草木暉暉。蒼黃亂飛。

羽篇

鳳骨黑。雄雌旦夕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簫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鸛。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所不載。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羣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俗候烏飛翅重。天將雨。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搆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大歷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隳壞一十五處。

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蟄於水一曰井。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爲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胸斑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容疋素練者。

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蜀弔烏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嗉不食。似持曰一特。悲者。以爲義。則不煞。

鴿。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瞼眨上。獨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元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吒。岐府文學熊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鴝鵒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鼎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鐶貫之。

鵁鶄。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下養之。

鴟。即鴞字　相傳鴞生三子。一爲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實鴟腦酒。鴟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異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頭鳥。羣飛食之。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蚜蚄蟲。延入平州界。亦有羣雀食之。又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大歷八年。大鳥見武功。羣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三寸。狀類蝙蝠。又邠州有白頭鳥乳鴟鵂。

王母使者。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鴟鵂。羽色一曰毛。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鸛鶇。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鷐鵰。喙大而句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也。

蔈節鳥。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老鸛。秦中山谷間有鳥如梟。色青黃。肉翅。好食烟。見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老

鸐。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大若野鷄。

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在。其形似鴝鵒。

蝦蟆護。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似鷺。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或言產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過也。

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鴞。夫子子夏所見。寶歷中。國子四門助教史逈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鴞縠鵂是九頭鳥也。

細鳥。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啄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眞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壽之。乃爲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

金鄉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鄉得帝王怜

背明鳥。吳時越嶲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必對北。其聲百變。

哥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烏而大。飛翔於陣上。多不利。

鸐鷅。狀如鸛。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

鵁鶄。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鵁鶄。形類鳥。觜赤如丹。一名赤觜鳥。亦曰阿鵁鶄。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娠乳兒兒瘧唯鵙毛治之。

毛篇

師子。釋氏書言。師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絕。　西域有黑師子。捧師子。　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杜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荊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　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口垂四牙。身連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

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粮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卽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脊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使無官人所憎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

馬。廐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諳眞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蠶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馬解人語。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體名有輸鼠。外鳧烏頭。龍翅虎口。　豬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迴毛在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右脅白毛。左右後足白。　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戶肝名懸燈。亦曰雞舌綠袂。方言以地黃甘草敷五十歲生三駒。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甯公所飯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趕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皐。嘗職于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

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騶性羞木蘭篇明騶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騶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天鐵熊。高宗時加伽一曰伽・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子。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脞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常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臨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競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卽狽也。

貊澤大如犬。其膏宜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中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猞猁微外勃樊州。熏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猞猁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獺。其頭身四支了無毛。唯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黃矕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香貍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眞麝。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矢爲希。

蠅似黃狗。圊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一云處。則以草塞其尻。

猳玃。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猳玃。一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往往玃爪。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獮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髮。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體身人首。灸之以瘧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又僧元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闍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十七

廣動植之二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井魚。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菩提勝說。

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鞘之狀。或號秦皇魚。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鱓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

黃魚。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從一曰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矴。

鮥魚。凡諸魚欲產。鮥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鮭魚。章安縣出。出入鮭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

兒。

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班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鷙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蠻。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蠻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蠻帆。成式荆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蠻子醬。蠻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卽凌雲空。息卽歸潭底。

溫泉中魚。南人隨溪有三亭城。城下溫泉中生小魚。

羊頭魚。周陵溪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爲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於餘魚。

鱷魚。濟南郡東北有鱷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爲鱷

魚焉

瑇瑁蟲不再交者虎鴛與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當雷聲則瘕一曰痛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

平原郡貢螗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卽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琵

蜜柬於驛馬馳至於京

蜗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鰒奔鰒一名瀾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懶婦所化煞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鬬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一曰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炙之如牛頭肱項。

數丸。形似鼜蜞。競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揖。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揖之不死。俗言千人揖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蛄蟟所化。秀才韋翻一曰翻・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翻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蝶。白蛺蝶。尺蠖蠆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蠻栖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縞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縞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蟲。竇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縱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蟲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縞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魚虫一曰虫・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山人程宗文一曰・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蜘蛛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兔。尋能以氣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蠨蛸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俗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蠛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亂織中者。）爾雅謂之王蛈蜴。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蠨蛸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馬。細視之。翼甚似蜻。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聽。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蜻蜓。阜中有蜻蜓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每對一眼。底有觜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

莫有識者。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鼾息不可過。元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也。

白蜂窠。成式脩竹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爲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鬻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爲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薄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水蛆。南中水磎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虻。螫人甚毒。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微細。抱槍。水蟲也。形如蛞蝓。稍大。腹下有刺。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避役。南中有蟲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

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鄠嘗觀之。

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傅之。後脚聶之。內之尻中。

蠛蠓。形如蟬。其子如蝦。着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謝豹。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掘地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車蟲。狀如啷聊。蒼色。好栖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一本云。滄州俗呼爲搔。前太原有大而黑者。聲啷聊。碎車。別俗呼爲沒鹽蟲也。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嘗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蠱。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矛。蛇頭。簡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腫毒。

藍蛆。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爲腊。反解毒藥。

蚺蛆。長十丈。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爲蝎。蝎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蝎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蝎。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爲主簿蟲。蝎常爲蝎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爲蝎所螫。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蝨。舊說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蝨。

蝗。荆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螵蛸也。俗呼爲野狐鼻涕。

酉陽雜俎卷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成式脩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株。大財如椀。甲子年結實。味如新羅南詔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磴亭子在城東。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覆。一曰覆。死曰筭。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籜墮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闌。一曰闌。隔狀如濕麪。將成竹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隨籜後。蟲齧處成赤跡。似繡畫可愛。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爲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縱橫相承。狀如繅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爲矛箭。未成竹時。堪爲琴絃。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蓂。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痟也。

異木。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祕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都官陳修古員外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

異樹。婁約居常山。据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

異果。贍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羣羊。異一日長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羊人竊一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也。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相傳元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鬬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子。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絕於洛中。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柿。俗謂柿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棗。晉時大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眞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卽西域薝蔔花也。

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飮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鎭。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頴建章。

布葉垂陰。鄴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赤白檯出涼州。大者爲炭。復傷一曰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盧刀剖則辛。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蒲萄。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謂魏使瑾曰。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邱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卽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

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枹槇。卽鍾藤也。葉大者音安人以爲盤。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僕所獻。

蠡蕎。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棗。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幷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一曰梨婆・力叉)。二曰阿濕曷唎婆(一曰婆・力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一曰婆・力叉。漢翻爲道樹。昔中天無憂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至。(一曰・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激以甘蔗汁。欲其燋爛。後摩竭陁國滿曹王。無憂之曾孫

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元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娑（一曰婆・力叉）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婆・力叉）多羅梨（一曰多梨）貝多。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一曰婆・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卽貝多也。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徽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謬。

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噉。

紫緋樹。出眞臘國。眞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卽出紫緋。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眞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陁沙尼拔陁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壞得雨露凝結而成紫緋。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卽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彎所說同。摩伽陁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薛韃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餳。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茗糖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

子繞。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虛（音湯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果。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爲昧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蒲萄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頊勃梨暄。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詹默。拂林呼爲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櫨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入藥用。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榛祇。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爲油。甚香滑。

阿驛。波斯國呼爲阿駔。拂林呼爲底欄。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椑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

酉陽雜俎卷十九

廣動植類之四

草篇

芝。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允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大歷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參成芝。斷而可續。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隱辰芝。狀如斗。以屋爲節。以莖爲剛。屋一作屋。剛一作綱。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鎮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曰刻。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白符芝。大雪而白華。五德芝。如車馬。菌芝。如樓。凡學道二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羅門山食一曰生。石芝。得地仙。

蓮實。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鹵滷能浮之。鴈食之。糞落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橡子落水爲蓮。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苦苣。布於塼上。色如藍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初改葬基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臥塼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熱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夤露。凌碧

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惡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樗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大歷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嘗瓦此殿矣。衆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綖。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輩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蔕不獲。

菱。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貧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成式曾於荊州有僧遺一斗鄂城菱。三角而無芒。（一曰刺。）可以節（一曰接。）涉。芰一名水栗。一名薢茩。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沒波下。亦曰青水芰。元都有芰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芰。仙人鳧伯子常採之。

兔絲子。多近棘及藍。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慊、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慊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慊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爲劉慊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當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珣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竪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賸紫鏃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　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　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言若士人

所食者合呼爲赤箭。

蜀葵可以緝爲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有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郎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壠。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爲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愼火樹。樹大三四圍。愼火卽景天也。俗呼爲護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痰。根能治癭瘻。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元（一曰元造。）院中有其種。

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竹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緣垂裙如鵝鞴。（鞴。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芋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柄臺。每念經。門生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梁下。短柱景柄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鏤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閭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

健如壯年。

又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幹空。（一曰柄幹通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同。（一曰周。）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置柄上。相遠不相着也。其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寘諸門上。夜有人（一曰物。）過。輒叱之。

仙人條。出衡岳。無根蔕。生石上。狀如同心帶。三股。色綠。亦不常有。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韋郎中從事南海親見。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縈聚之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鑠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異蒿。田布悅之子也。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鷓鴣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鹽。

老鴉筯。雞葉如牛蒡而狹。子熟時色黑。狀如筯雞。

鴨舌草。生水中。似蓴。俗呼爲鴨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鴨血則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經冬在水不死。成式於城南村墅池中有之。

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錢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無心草。

盆甑草。卽牽牛子也。結實後斷之。狀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龜。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

油點草。葉似碧蕾。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薯蕷。

落迴。一曰博落迴。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空。吹作聲如勃邏迴。因名之。

蒟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亦去衣垢

通脫木如蜱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心空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一年進來中土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

青草槐龍陽縣裨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十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代竹皆向北有大樹雞如梧桷呼爲胡孫眼

廬山有石耳性熱

野狐絲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粟秦人呼爲野狐絲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荆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宏謂得花勝得錢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一曰兩葉狀如駢蓋子如元珠可以飾珮也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烏蓬葉如烏翅俗呼爲仙人花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復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紅草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三蔬。昔時有芳蔬園。在塘（一曰金塘）之東。有菜名芸薇。類有三種。紫色爲上蔬。味辛。黃色爲中蔬。味甘。青者爲下蔬。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三尺乃植於地。

水綢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綢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綢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烏目。食此則口悶不復動。東方朔言爲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引之。令住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因乘泛紅泉。得至草處食之。

挾劍豆。樂浪東有融澤之中。生豆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

牧靡。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鵲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啄牧靡以解也。

酉陽雜俎卷二十

肉攫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鷹網目方一寸八分。從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籠蟲好食網。以蘗防之。有網竿。都杙。吳公。磔竿二。一爲鶉竿。一爲鴿竿。鴿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盼。則隨其所視候之。

取木雞。木雀。鶺鴒。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卽於窠外放巢。大鷙恐其墜墮。及爲日所曝熱喝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尙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雛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兎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菆鷹。呼菆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過頂至伏。鶉則止從頸下過颺毛。至尾則止。尾根下毛名颺毛。其背毛幷兩翅大翎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幷拔之。兩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籠。

鵰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鶻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鶻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凡鷙擊等一變爲鴿。二變爲鵪。轉鴿。三變爲正鴿。自此已後。至累變皆爲正鴿。

白鴿觜爪白者。從一變爲鵪。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觜爪黑者。臆前縱理翎尾斑節微微有黃色者。一變爲鵪。則兩翅封上及兩脥之毛間似紫白。其餘白色不改。

齊王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光所送白鴿。合身如雪色。眙臆前微微有縱白斑之理。理色朦昧如繡。觜本之色微帶青白。向末漸烏。其爪亦同於觜。蠟脥並作黃白赤。是爲上品。黃麻色。一變爲鵪。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縱斑。漸闊而短。鵪轉出後。乃至累變。背上微加青色。臆前縱理轉就短細。漸加膝上鮮白。此爲次。青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鵪。此爲下品。　又有羅烏鴿。羅麻鴿。鴿一曰鶻。

白兔鷹。嘴爪白者。從一變爲鵪。乃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理及翎尾斑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爲灰色。臆前縱理變爲橫理。變色微漠若無。脥間仍白。至於鵪轉已後。其灰色微褐而漸漸向白。其觜爪極黑。體上黃鵠班色微深者。一變爲青白鵪。鵪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漸爲鶻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爲淺烏之色（一曰目赤色・觜爪之本色白・）蠟脛並黃當時號爲金脚

又高帝（一曰高齊・）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又獻白兔鷹一聯頭及頂遙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白色之外以黑爲緣翅毛亦以白爲地紫色節之臆前以白爲地微微有纇赤縱理眼黃如眞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漸烏蠟作淺黃色脛指之色亦黃爪與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爲紫理白鵰鵰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滅成白其觜爪極黑者一變爲青白鵰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爲鵰其色帶黑鵰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爲青鵰而微帶灰色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鷃爛堆（一曰雌又曰雄・）黃一變之鵰色如鷙鸇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鷙鸇而色微深大況鷃爛雄黃變色同也

青班一變爲青父鵰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此亦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謂班上有黑色一變爲青白鵰雜帶黑色鵰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赤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鵚其色多黑鵚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褐世人仍名爲黑鶻

青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鵚其色帶青黑鵚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暗黯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爲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雉鷹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既同兎鷹更無別述雉鷹一歲臆前縱理闊者世名爲鴘班至後變爲鵚鶻之時其臆縱理變作橫理然猶闊大若臆前縱理本細者後變爲鵚鶻之時臆前橫理亦細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鳥而快一名沙裏白生代北沙漠裏荆窠上向鴈門馬邑飛

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兎生代川赤巖裏向虛邱中山白嶼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班短脛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西道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班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兎生代東房山白楊椵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兎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龍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休巨黑里一曰章武合口光州川一曰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土黃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黑皂鸛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者向章武飛

白皂鸛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

漠北所在皆有生栢枯樹上便鳥向靈邱、中山、范陽、章武飛　青班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楊樹上細班者快向靈邱山、范陽飛

鷂鷹荏子青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養雛尤快若目多眵蛻不淨者已養雛矣不任用多死又條頭無花雖遠而聚或條出句然作聲短命之候口內赤反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捲打格雙立理面毛藏頭睡長命之候也

凡鷙鳥飛尤忌錯喉病入叉十無一活汲在咽喉骨前皮裏缺盆骨內膝之下吸筒以銀鍊爲之大如角鷹翅管鷹已下筒大小准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荳汁與白相和者死

凡網損擺傷兔蹋傷鶴兵爪皆爲病

此錄二十卷天上天下方內方外無所不有柯古多奇編祕籍博學強記故其撰多非耳目所及也嘗于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置之祕室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其博物殆張茂先之流耶予向欲梓其全集與溫飛卿諸公並行而姑先以此爲嚆矢云湖南毛晉識